

明

通

鑑

明通鑑卷五十五

江西永甯知縣當塗夏燮編輯

紀五十五

起上章攝提格盡元默執徐凡三年

世宗肅皇帝

嘉靖九年春正月丁酉大祀南郊 丙午始作先蠶壇于北郊從吏科都給事中夏言議也初言奉詔查勘順天田請改後宮附郭庄田爲親蠶廠公桑園上是其言下廷臣議未及舉行至是言復奏農桑之業衣食萬人不宜偏廢請勅禮官會議興作上令廷臣考求古制于是大學士張璠等請于安定門外建先蠶壇詹事霍韜

以道遠爭之戶部亦言安定門外近西之地水源不通
無浴蠶所皇城內西苑中有太液瓊島之水考唐制在
苑中宋亦在官中宜仿行之上謂唐人因陋就安不可
法禮部尙書李時等言大明門至安定門道路遙遠請
鳳輦由東華元武二門因條上四事一治繭之禮二壇
墻之向三採桑之器四掌壇之官上從其議命自元武
門出內使陳儀衛軍一萬人五千圍壇所五千護于道
餘如議攷異明史本紀據實錄系之正月蓋據廷議及
下詔之月口也三月丁巳皇后親蠶于北郊是
以正月議禮三月行之而通紀從信錄 丙辰兵部尙
諸書皆系之二月非今據明史分書之

書李承勛言耕藉親蠶之事三代以下非無行之而草

率文具不足稱述惟漢文帝二年詔開藉田賜天下民田租之半其時衣食滋殖刑罰罕用伏望陛下取以爲法因此二事而思小民衣食之孔艱皆以重本抑末爲主燕閒之際見帷幄服御之類卽思曰得無有製錦繡作淫巧以害女紅者乎見器用車騎之類卽思曰得無有進珠玉事侈靡以病農事者乎享玉食之費卽思曰凶年饑歲得毋有因衣食而不安于田里者乎有司以成獄上讞者卽思曰得無有刑罰過于德化使赤子無所措手足乎察中外臣工實心愛民者進之虛浮無實者黜之又藉田隙地皆可耕種官道之旁皆可植桑宜

飭有司田地荒蕪者召人承佃而寬其租賦逃移失所者招回復業而貸以牛種有益于農桑者無一不舉有妨于農桑者無一不去則衣食足而禮讓興教化隆而刑罰措矣上嘉納之下所司議行 丁巳振山西饑

是月諭禮部曰天地至尊次則宗廟次則社稷今奉祖配天又奉祖配社此禮官之失也宜改從皇祖舊制太社以句龍配太稷以后稷配乃以更正社稷壇配位禮告太廟及社稷遂藏二配位于寢廟更定行八拜禮其壇在西苑幽風亭之西始名曰西苑土穀壇明年上以土穀亦社稷之常稱無以別于太社太稷乃采帝藉之

義改爲帝社帝稷以上戊明日祭後改次戊若次戊在望後則仍用上已春告秋報爲定制 二月戊辰上祭社稷畢出郊祭先農親耕藉田 乙亥振京師饑時畿府旱災流民皆入京師求食道殣相望乃詔都察院分別收養振粥俟春和丁壯遣歸老疾仍留之御史傅漢臣請敕有司奉行察不以時者逮之 丁丑禁官民服舍器用踰禁從都御史汪鉉之請也 是月命大學士張璉會給事中夏言議郊祀禮初上既定明倫大典益覃思制作凡郊廟百神皆欲斟酌古法釐正舊章乃問璉曰書稱燔柴祭天又曰類于上帝孝經曰郊祀后稷

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以形體主宰之異言也朱子謂祭之于壇謂之天祭之屋下謂之帝今大祀有殿是屋下之祭帝耳未見有祭天之禮也況上帝皇地祇合祭一處亦非專祭上帝總對言國初遵古禮分祭天地後又合祀說者謂大祀殿下壇上屋屋卽明堂壇卽園丘列聖相承亦孔子從周之意上復論璉曰二至分祀萬代不易之禮今大祀殿擬周明堂或近矣以爲卽園丘實無謂也朕意南北分郊庶侔古制又論祀日月禮諭璉曰日月照臨其功甚大歲一從祀義所不安當竝建東西郊與南北郊而四總以祖制既定不

敢決上銳欲定郊制卜之奉先殿太祖前不吉乃問閣臣翟變變具述因革以對復問禮部尙書李時時請少需月日博選儒臣議復古制上復卜之太祖不吉議且寢會言請舉親蠶禮上以古者天子親耕南郊皇后親蠶北郊適與所論郊祀相表裏因命璵會言陳議言乃上疏言國家合祀天地及太祖太宗之竝配諸壇之從祀舉行不于長至而于孟春俱不應古典宜令羣臣博考詩書禮經所載郊祀之文及漢宋諸儒匡衡劉安世朱熹等之定論以及太祖國初分祀之舊制陛下稱制而裁定之此中興大業也言疏入未下禮科給事中王

汝梅等上書極詆言說非是上切責之乃敕諭禮部會
廷臣各陳所見限十日內以聞已又摘舉汝梅等原疏
以召詰中郊用二牛謂明言合祭天地不知用二牛者
一帝一配位非天地各一牛也又或謂天地合祀乃人
子事父母之道擬之夫婦同牢褻慢已甚又或謂郊爲
配天社稷爲祭地古無北郊夫社乃祭五土之神猶言
五方帝耳非皇地祇也社之名不同自天子以下皆得
隨所在而祭之故禮有親地之說非謂祭社卽方澤祭
地也于是始下言疏稱其慎重國典令禮部一併議行

亟異據實錄王汝梅等詆夏言說之非時言疏尙未下
故世宗切責之語謂言以前月二十九日以大祀更議

之說來上今已過月朕所以未下其奏于所司者欲俟
祭祀畢降敕施行乃本月初五日王汝梅等遽謁其非
此必有使之言者藉以窺測朕意耳據此則汝梅等預
見言奏稿而誣之實則言奏尚未下也今據實錄書之
三月丙申張璠錄上郊祀考議一冊請自上裁上竝
下之禮部令取太祖存心錄及祭祀禮儀書仍遵前旨
會議以聞時詹事霍韜深非郊議且言分祀之說惟見
周禮莽賊僞書不足引據上覽奏大不悅于是夏言復
奏周禮一書于祭祀爲詳大宗伯以祀天神則有禋祀
實柴燔燎之禮以祀地祇則有血祭蕤沈醢辜之禮大
司樂冬至日地上圜丘之制則曰禮天神夏至日澤中
方丘之制則曰禮地祇天地分祀從來久矣故宋儒葉

時之言曰郊丘分合之說當以周禮爲定今議者旣以大社爲祭地則南郊自不當祭皇地祇何又以分祭爲不可也合祭之說實自莽始漢之前皆主分祭而漢之後亦間有之宋元豐一議元祐再議紹聖三議皆主合祭而卒不可移者以郊賚之費每傾府藏故省約安簡便耳亦未嘗以分祭爲非禮也今之議者往往以太祖之制爲嫌爲懼然但知合祭乃太祖之定制爲不可改而不知分祭固太祖之初制爲可復知大祀文乃太祖之明訓爲不可背而不知存心錄固太祖之著典爲可遵且皆太祖之制也從其禮之是者而已敬天法祖無

二道也周禮一書朱子以爲周公輔導成王垂法後世用意深切何可誣以莽之僞爲耶且合祭以后配地實自莽始莽旣僞爲是書何不削去圓丘方丘之制天神地祇之祭而自爲一說耶疏入上嘉其發明古典下之禮部令折衷羣議以聞 庚子下霍韜于都察院獄韜素護前見夏言奏辨上眷方深不敢復瀆乃貽言書痛詆之復錄其草送法司于是言復上疏言韜爲國近臣同在議禮之列旣有定見自當明目張胆再三執奏何必貽臣私書又以書送三法司其意何居上大怒令法司從重治罪韜從獄中上疏哀祈張璠復兩疏申救皆

不許 辛丑禮部集上羣臣所議郊禮奏曰主分祭者都御史汪鉉等八十二人主分祭而以慎重成憲及時未可爲言者大學士張璠等八十四人主分祭而以山川壇爲方丘者尙書李瓚等二十六人主合祭而不以分祭爲非者尙書方獻夫等二百六人無可否者英國公張崙等一百九十八人臣等祇奉敕諭折衷衆論分祀之義合于古禮但壇壝一建工役浩繁禮屋祭曰帝夫旣稱昊天上帝則當屋祭宜仍于大祀殿專祀上帝改山川爲地壇專祀皇地祇旣無創建之勞行禮亦便上復諭當遵皇祖舊制露祭于壇分南北郊以二至日

行事言乃奏曰南郊合祀循襲已久朱子所謂千五六百年無人整理而陛下獨破千古之謬一旦舉行誠所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者也已而命戶禮工三部偕言等詣南郊相擇南天門外有自然之丘僉謂舊邱地位偏東不宜襲用禮臣欲于具服殿少南爲圜丘言復奏曰圜丘配天宜卽高敞以展對越之敬大祀殿享帝宜卽清閔以盡昭事之誠二祭時義不同則壇殿相去亦宜有所區別乞于具服殿稍南爲大祀殿而圜丘更移于前體勢峻極可與大祀殿等制曰可于是郊分南北制遂定初南郊之祭建文元年改奉太祖配洪熙改元以

太祖太宗竝配至是言復上疏曰太祖太宗竝配父子同列稽之經旨未能無疑臣謂周人郊祀后稷以配天太祖足當之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太宗足當之時禮臣集議以爲二祖配享百有餘年不宜一旦輕改上乃降敕諭欲于二至日奉太祖配南北郊孟春祈穀奉太宗配上帝于大祀殿于是張璠等言二祖分配于義未協且錄仁宗所降敕諭竝當日告廟文以進上復命集議于東閣皆以爲太廟之祀列聖昭穆相向無嫌竝列況太祖太宗功德竝隆園丘大祀殿所祀均之爲天則配天之祖不宜闕一臣等竊議南北郊及大祀殿

每祭皆宜二祖竝配上終以竝配非禮諭閣臣講求璵等復言古者郊與明堂異地故可分配今園丘大祀殿同兆南郊冬至禮行于報而太宗不與孟春禮行于祈而太祖不與心實有所不安上復報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天惟一天祖亦惟一祖故大郊天之祀止當以高皇帝配文皇功德竝隆但開天立極太祖肇之如周之王業武王實成之而配天止以后稷配上帝止以文王不聞當時爭辨功德也因命寢其議已而言復疏言虞夏殷周之郊惟配一祖後儒穿鑿分郊丘爲二及誤解大易配考孝經嚴父之義以致唐宋變古乃有二祖

竝侑三帝竝配之事望斷自宸衷依前敕旨報曰禮臣前引太廟不嫌一堂夫祀帝與享先不同此說無當仍令申議于是禮臣復上議言大祀殿乃太祖所創若不

得侑享其中恐太宗未安請祀南北郊以太祖獨配大祀殿仍二祖竝配如故遂依擬行

致異諸書及三編均系議郊禮于五月明

史本紀書五月己亥更建四郊據實錄興工之月日也其實議禮皆在二三月而五月己亥工部言興工次第莫先園丘而方丘及東西二壇次之先蠶壇又次之是興工實始于五月而四郊之議悉定于是年之春今所叙次悉據實錄

乙卯延綏大饑命戶部發帑銀三萬

兩于山西保德汾州等處糶米振之從巡撫都御史蕭

淮之請也 丁巳皇后行親蠶禮于北郊祭先蠶禮畢

皇后親詣采桑壇公主及內外命婦從之賜宴畢還宮
踰月蠶事告成復行治鹵禮 夏四月乙丑革鎮雄府
流官知府復授芑部土裔隴勝爲通判署鎮雄府事令
三年後果能率職奉貢准復知府舊銜兵部議覆巡撫
唐鳳儀之請也

鳳儀請復芑部
見前卷八年

丙寅奪前大學士楊

一清職初一清與故太監張永善至是張璉等憾一清
不已乃構朱繼宗之獄坐一清受永弟容金錢爲永志
墓又爲容請世襲指揮詔革容職而黃一清勿問已而
給事中趙廷瑞等復希璉指劾之遂有是命一清大恨
曰老矣乃爲孺子所賣疽發背卒遺疏言身被汙賊死

不瞑目上聞而悼之一清博學善權變尤曉暢邊事羽

書旁午一夕占十疏悉中機宜晚爲璵萼所軋不獲以

恩禮終後數年復故官久之贈太保謚文襄

攷異據三編一清卒

在是月蓋因奪職牽連竝記也通紀記一清卒于是年九月而證之實錄亦在九月然實錄所記亦據奏報之年月若明臣言行錄以爲明年則誤也今仍據三編連奪職終書之○又按朱繼宗張永家人也證之實錄繼宗許奏永勘事江西時盜宸濠庫金二千兩以其半餽一清轉陞容等官職下法司推鞠得永存日餽一清生日賀金百兩及咨求志墓折儀銀二百兩

丙戌戶部

竝無餽宸濠金事此繼宗獄之本末也

以延綏饑甚先後奏請發帑銀十五萬兩及延安等處

倉糧振之 南京御史鄧文憲言近者郊祀親蠶之議

給事中夏言未必是而詹事霍韜未必非陛下賞言而

罪韜是煥諛而惡直也疏入上以文憲附和謫降邊方
襍職是月桂萼行至徐州以疾辭不許遂至京師仍
入閣辦事五月己亥更建四郊時郊分南北制已定
而閣部諸臣僉以日月從祭本非朝日夕月之舊制乃
奏定仍依春秋分分祭日月而建朝日壇于朝陽門外
西向夕月壇于阜城門外東向朝日無從祀夕月以五
星二十八宿周天星辰共一壇南向附焉制曰可于是
工部尙書章拯等奏興工次第請先園丘次方丘次東
西二壇次先蠶壇從之或異五月己亥明史稿作壬寅明史據實錄改今從之

己酉擢夏言爲都察院僉都御史固辭不拜時言以議

郊祀蒙上眷令監壇工會延綬饑言薦僉都御史李如圭爲巡撫吏部推代如圭者上不用再推及言御史熊爵謂言出如圭爲己地至比之張綵上切責爵令言毋辨而言不平更訐爵且辭新命上乃止仍賜言四品服俸是月吏部尚書方獻夫引疾求退先是羽林指揮劉永昌劾都督桂勇語侵桂萼及兵部尚書李承勛等于是獻夫言國家進退人才糾劾庶僚付之部院科道祖宗以來無敢出位妄言者且五品以下司屬例不糾劾永昌又武弁非有言責乃假以建言陰圖報怨紊亂朝綱請下法司逮問毋令奸人以蜚語中傷善類上不

悅獻夫因以疾請詔慰留之 六月癸亥立曲阜孔廟
孟三氏學從巡撫都御史劉節之請也取孔氏生員儒
士爲塾師凡三氏子弟立十六塾八歲以上皆就塾十
五以上提學官試其學業有成者送入三氏學仍立爲
廩增附生員名目其廩增人數皆依州學例各三十名
壬申以真定府等處大旱命太常寺官持香帛禱于
北嶽之神是日雨沾足守臣以聞時上好言祥瑞河南
四川等處皆獻瑞麥令薦之奉先等殿尙書李時請表
賀不許再請許之大學士張璠因作嘉禾頌以獻 初
河道侍郎潘希曾築單豐沛三縣長堤次第告成是夏

五月

攷異据河渠志三孫家渡河堤成踰月河決曹縣堤成在八年六月

一自胡村寺東東南至賈家壩入古黃河由丁家道口

至小浮橋入運河一自胡村寺東北分二支一東南經

虞城至碭山合古黃河出徐州一東北經單縣長堤抵

魚臺漫爲坡水傍穀亭入運河單豐沛三縣長堤障之

不爲害希曾言黃由歸德至徐入漕故道也永樂間漕

開封支河達魚臺入漕以濟淺自弘治時黃河改由單

豐出沛之飛雲橋而歸德故道始塞魚臺支河亦塞今

全河復其故道則患害已遠支流達於魚臺則淺涸無

虞此漕運之利國家之福也上悅下所司知之乃召希

曾還京以戴時宗爲僉都御史代之自是豐沛漸無患而魚臺數溢 秋七月戊子下兵部主事趙時春于獄時春見上方以災異修省而希旨者詭言祥瑞廷臣相率稱賀乃上疏曰陛下以災變求言已旬月而大小臣工率以浮詞面諛蓋自靈寶知縣言河清受賞都御史汪鉉繼進甘露今副都御史徐瓚訓導范仲斌進瑞麥指揮張楫進嘉禾鉉及御史楊東又進鹽花禮臣李時再請表賀仲斌等不足道而鉉瓚東皆職司風紀時典掌三禮乃罔上欺君壞風傷政此小臣所以撫膺流涕而不能已于言也若不嚴加禁遏誠恐此風漸長上下

相蒙甚非國家之福疏入上責其妄言謂時春旣責大臣科道不言彼必有讜言善策令條具以聞時春皇恐引咎未對論趣之于是時春復上言今之務最大者有四最急者有三最大者曰崇治本君之喜怒賞罰所自出勿以逆心之事爲可怒則賞罰大公而天下治曰信號令無信一人之言必參之公論毋狃一時之近必稽之永遠苟利十而害一則利不必興功百而費半則功不必舉如是而天下享安靜之福矣曰廣延訪宜仿古人輪對及我朝宣召之制使大臣臺諫侍從各得敷納殿陛間羣吏則以其職事召問之曰厲廉恥大臣宜待

以禮取大節畧小過臺諫言是者用之非者寬容之庶
臣下自愛不敢不勵其最急者曰惜人才凡得罪諸臣
其才不當棄其過或可原宜沛然發命召還故秩且因
南郊禮成除謫戍之罪與之更始曰固邊圉敗軍之律
宜嚴臨陣而逃者裨將得以僂士卒大將得以僂裨將
總制官得以僂大將則人心震悚而所向用命曰正治
教請復古冠昏喪祭之禮絕醮祭禱祀之術凡佛老之
徒敢有假引符籙依托經懺幻化黃白飛昇遐景以干
冒寵祿者卽賜遣斥則正道修明而民志定上覽之愈
怒遂下獄掠治黜爲民 丙午給事中孫應奎劾尙書

方獻夫私其親故大理少卿洗光太常卿彭澤上不聽而諭獻夫勿辯光等視事如故越日給事中夏言亦劾獻夫壞選法徙張璉所惡浙江參政黃卿于陝西而用璉所愛之黨以平代之復以邪回之彭澤踰等躐遷太常及他所私昵皆有交通賄賂迹上乃令卿等還故官于是獻夫及璉皆疏辨上重違二人意復令卿等如前擬是月桂萼翟變皆稱病給事中趙漢請敕致仕竝及張璉上以大臣進退非所預聞令奪漢俸一月八月甲子免應天太平安慶池州等府被災稅糧乙丑給事中薛甲上言四事其二正習俗以明體統大畧謂

先朝權臣竊柄正氣銷亡至于今日遂成傾危之習如
劉永昌以武夫劾冢宰張瀾以軍餘劾勛臣下凌上替
不知所止願存廉遠堂高之義俾小人不得肆攻訐章
下吏部獻夫請從甲言敕都察院嚴禁吏民毋得譁張
亂政竝飭兩京給事御史及天下撫院官論事先大體
毋責小疵當是時上方欲廣耳目周知百僚情偽得獻
夫諫不懌報罷于是給事中饒秀劾甲阿附自劉永昌
後言官未聞議大臣獨夏言孫應奎趙漢議及璵獻夫
耳漢已蒙詰譴言應奎所奏皆用人行政之失甲乃指
爲毛舉細故而頌大臣不已勛臣貪縱亦不欲人言

指即

張勳所 必使大臣橫行羣臣緘口萬一有逆人則其間

奈何奏入上心善其言下吏部再議甲具疏自明上惡

其不俟部奏命削二官出之外吏部謂甲已處分不復

更議上責令置對停獻夫俸一月 壬午免江西被災

稅糧 甲申命撤故少保姚廣孝配享太廟先是上諭

輔臣曰廖道南嘗言姚廣孝不宜配享太廟夫廣孝在

我皇祖太宗時建功立事配享已久不宜遽更但廣孝

係釋氏之徒使同諸功臣竝食于德祖太祖之側恐猶

未安令禮部詳議至是尙書李時及閣臣張璠桂萼等

議以廣孝功業加以厚秩賜以顯爵亦足酬其勞矣若

削髮披緇沾榮俎豆則非所宜如聖諭卽行撤去移
祀于大興隆寺每歲春秋致祭上從之仍命告于皇祖
太宗以行 九月辛卯都御史汪鉉言西北沿邊如甘
肅甯夏延綏大同宣府等鎮每鎮官軍不下六七萬人
又設墩臺城堡守禦之計似無不周然每當寇入官軍
損傷動以千計其故何也蓋墩臺初無遏截之兵徒爲
瞭望之所而城堡又多不備所執兵器不能及遠往往
覆敗臣前所進佛郎機銃小如二十斤以下遠可六百
步者則用之墩臺每墩一銃以三人守之大如七十斤
以上遠可五里者則用之城堡每堡三銃以十人守之

五里一墩十里一堡大小相維遠近相應足以收不戰之功然後按一鎮之軍士覈其墩堡守禦之數十用其一已有餘裕分撥指揮千百戶等官管領仍行巡按御史巡視稽考餘軍悉以屯田仍十取其一更番操備于鎮城則不必調客兵而常額之士且十可九耕不必出內帑開鹽利而屯田之入歲可數十萬疏入上嘉其籌邊之善命戶兵二部議行之 壬辰給事中高金請黜真人邵元節元節封真人見五年畧言陛下革姚廣孝之配享以其爲釋氏之徒也大聖人之崇正黜邪如此豈意有所謂真人邵元節者談蒙殊恩以爲聖治累邪夫元節一

道家流耳因真人李元晟之請而波及之縱使二人有陰翊皇度之功酬之金帛足矣豈可既贈其師而賜之祭葬復榮其身而使之衣紫腰玉乎臣以爲廣孝不可配享于太廟則二人亦不可爵祿于聖朝疏入上怒令錦衣衛逮問元節令安心供修本教 詔裁革雲南填守太監從巡按御史毛鳳詔之請也鳳詔言填守中官本非洪武永樂舊制擾害地方日甚一日近陛下明見萬里取回太監杜唐番民歡頌有如更生更乞悉追復祖宗舊制將續差太監停止以甦邊徼之民疏下兵部議覆雲南自古羈縻之地本係以夷治夷近年用兵軍

民受害省官節用正爲今日之急務宜如御史議革之便從之 乙未免南畿被災秋糧 是月方獻夫致仕

獻夫累被劾不自得兩疏引疾報許之然猶虛吏部尙

書位以待云 冬十月丁巳朔禮部奏官中應行事宜

及講文訓儀注初上諭翰林院撮諸書關女教者撰爲

詩言進呈以備宮中誦咏又命將仁孝文皇后內訓及

聖母章聖皇太后所撰女訓通行翰林院講讀官每月

撰成直解各三章仍引經傳及高皇后傳內事實互證

事取簡明以便女官記誦因定每月逢六之期女官進

講三次皇后率妃夫人于坤甯宮聽講竝具儀注上之

報可 辛未上以更定郊制命大學士張璠會禮部尙書李時等纂輯成書璠議錄禮文規制及詔書不必雜以臣下之奏上謂此事廷議再三不書臣下議論無以示將來乃定編爲三冊首載神位禮器壇制祝詞樂舞儀注之類二三兩冊則備書年月日敕諭及大小官員章奏以張璠爲正總裁官又陞夏言爲翰林院侍講學士爲纂修官之首 更製圜丘壇成親視于文華殿召閣臣張璠同視尋敕禮部上大祀圜丘儀注卽以本年冬至舉行定名園邱壇殿曰皇穹宇又手敕璠等北郊及東西郊以次告成皆及明年夏致祭之期 是月

陞都察院右都御史汪鉉爲兵部尙書提督團營仍管

院事 十一月癸巳上因更定祀典命儒臣纂輯成書

乃諭大學士張璠以次裁定纂入書中璠因言先師祀

典有當更正者叔梁紇乃孔子之父顏路曾皙孔鯉乃

顏曾子思之父今三人配享庠庭紇及諸父從祀兩廡

攷異紇祀殿西原聖賢之心豈安請于大成殿後別立

非從祀此誤也室祀叔梁紇而以顏路曾皙孔鯉配之上以爲然因言

聖人尊天與尊親同今籩豆十二牲用犢全用祀天儀

亦非正禮其謚號章服悉宜改正命禮部會翰林諸臣

議編修徐階以爲不可改上怒謫階官乃御製正孔子

祀典說宣付史館張璠因作正孔子廟祀典或問奏之上以爲議論詳正并令禮部集議御史黎貫等言太祖初正祀典天下嶽瀆諸神皆去其號惟先師孔子如故良有深意陛下疑孔子之祀上擬祀天之禮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雖擬諸天亦不爲過自唐尊孔子爲文宣王已用天子禮樂宋儒皆無異詞其辨孔子不當稱王者止元吳澄一人而已伏望博考羣言務求至當時貫疏中言莫尊于天地亦莫尊于父師陛下敬天尊親不應獨疑孔子王號爲僭上因大怒疑貫借此以斥其追尊皇考之非詆爲好惡下法司會訊褫

其職給事中王汝梅等亦極言不宜去王號上皆斥爲
謬論于是禮部會諸臣議人以聖人爲至聖人以孔子
爲至宋真宗稱孔子爲至聖其意已備今宜于孔子神
位題至聖先師孔子去其王號及大成文宣之稱改大
成殿爲先師廟大成門爲廟門其四配稱復聖顏子宗
聖曾子述聖子思子亞聖孟子十哲以下凡及門弟子
皆稱先賢某子左邱明以下皆稱先儒某子不復稱公
侯伯遵太祖首定南京國子監規制製木爲神主其塑
像卽令屏撤春秋祭祀遵國初舊制十籩十豆天下各
學八籩八豆樂舞止六佾至從祀之賢不可不考其得

失申黨卽申棖釐去其一公伯寮秦冉顏何荀況戴聖
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吳澄罷祀林放蘧
瑗盧植鄭衆鄭元服虔范甯各祀于其鄉后蒼王通歐
陽修胡瑗宜增入命悉如議行行人薛侃議進陸九淵
從祀上亦從之于時兩廡從祀凡九十一人而敕天下
學官別建啟聖公祠春秋祭祀與文廟同日遂爲定制
辛丑頒示天下

致異更定文廟祀典及從祀先賢先儒
人名俱詳明史禮志而三編質實尤詳

云核

三編發明日自唐以後加孔子號爲文宣王蓋亦不
免史遷作世家之見張璠請更正祀典改稱至聖先

師其議頗當乃黎貫輩狃于聞見猶引祖制相爭豈知孔子以布衣爲萬世師欲尊孔子固不繫王號之追崇璫以議禮見寵恣睢政府伐異黨同爲世所詬病其人固不足取若更定孔廟祀典之議史冊具在又豈可以人廢言哉

甲辰上視牲于南郊政異自建文元年後皆以正月南郊之前一月視牲蓋太祖初制如此實錄是年禮部所上儀注係前期十日大明會典同又稽之明史禮志嘉靖十一年更定冬夏至祈穀俱祭前五日視牲而九年初定分祭視牲于甲辰正祀在己酉則亦前五日或禮部所上帝自更之至十一年遂定以爲例耳己酉祀昊天上帝于南郊禮成大赦頒詔

于天下 十二月丁巳免湖廣武昌等各府衛被災秋

糧 是月工部尙書章拯致仕先是上命桂萼等覈巡撫去留召河南巡撫蔣瑤還至是拯去遂以瑤代之

十年春正月辛卯祈穀于大祀殿奉太祖太宗竝配禮畢上心終以爲未當諭張璉曰自古惟以祖配天今二祖竝配決不可法後世嗣後大報與祈穀俱奉太祖配明年遂行之 甲午更定庶祀遂祧德祖初太祖定庶祀孟春特享羣廟各南向三時祭于德祖廟序用昭穆後罷特享四孟歲暮俱以昭穆序北京旣建廟制一如南京及憲宗升祔則德懿熙仁四祖太祖太宗及仁宣英三宗九室已備用禮官議祧懿祖孝武繼祔復祧熙

仁二祖獨德祖以始祖不祧每時享太祖位猶東向上以太祖不得正南向之位乃于九年春復行特享禮令祠官于殿內設帷幄如九席位皆南向各奠獻如儀至是更定遂遷德祖主于祧廟奉太祖主于殿正中七宗以序進遷于是太祖始正南向位而德祖不復與時享

矣丁酉上詣太廟行特享禮

攷異明史本紀是月甲午更定廟祀奉德祖于祧廟

據實錄甲午乃祭告之日丁酉乃特享之日證之禮官所上儀注定以正月初九日祭告謂告于太祖及德祖也是日遂遷德祖神主于祧廟奉太祖神主于寢殿正中擇于十二日行特享禮甲午乃是月九日丁酉十二日攷之明史禮志亦云丁酉帝詣太廟

行特享禮與實錄同今據而分書之 乙巳桂萼致

任萼初銳意功名勇于任事不恤物議驟被摧抑氣爲

之懾再入閣不敢復放恣居數月屢引疾上輒優旨慰
留至是始得請歸卒于家 二月甲子以甘露降顯陵
祭告世廟 丁卯上親祀歷代帝王于文華殿初洪武
定制每歲郊祀以歷代帝王祔祭于大祀殿上更定郊
制罷之令建歷代帝王廟于都城西歲以春秋致祭至
是廟尙未成權于文華殿行之 甲戌免廬鳳淮揚四
府被災秋糧 庚辰上親祀大明于朝日壇 壬午賜
閣臣張璠名曰孚敬璠自以名嫌御諱屢請改之至是
始更名竝字曰茂恭御書四大字賜焉致異孚敬更名
在壬午明史本
紀作壬申而敘次乃在甲戌下
蓋申字之誤也今据寶錄刊正 三月丙申寇犯甘肅

掠莊浪甘州丁酉又犯大同 戊申罷四川填守中官
是時分守四川太監閻良貪縱不法巡按御史邱道隆
劾其贓罪因請罷遣內臣以恤民瘼下兵部議覆從之
是月兵部尙書李承勛卒承勛代胡世甯主兵部兼
督團營時言官攻張璫桂萼黨竝及承勛承勛連章求
退輒溫旨留之中官出鎮者率暴橫承勛因諫官李鳳
毛等言先後裁二十七人又革錦衣官五百人監局冒
役數千人獨御馬監未汰復因給事中田秋奏多所裁
減而請以騰驤四衛歸兵部覈其詭冒者上皆從之是
春大風晝晦上憂邊事承勛言去歲水合敵騎盡入河

套延甯固原皆宜警備又言曩河西患土爾番今額布訥又深入兩寇雲擾孤危益甚套寇出入竝經莊浪急宜繕塞設險斷臂截踵使不得相合烏梁海逼近京師雲南安鳳之叛軍民困敝而交趾世子流寓老撾皆足爲患惟急用人理財以固邊鄙上嘉納之承勛沈毅有大畧上所信任自輔臣外惟世甯承勛有大事輒咨訪之世甯卒半歲至是承勛亦卒上深嗟悼贈少保賜諡康懿 夏四月丁巳皇后親蠶于西苑先是禮臣言去歲皇后躬行采桑已足風厲天下今先蠶壇殿工未畢宜且遣官行禮上初不可令如舊行已而以皇后出入

不便命改築壇于西苑壇之東爲采桑臺臺東爲具服殿北爲蠶室左右爲廂房其後爲從室以居蠶婦設登官署于宮左令一員丞二員擇內臣謹恪者爲之至是遂于西苑行禮上謂親耕無賀此安得賀第行叩頭禮女樂第供宴勿前導 甲子禘于太廟初上以禘祫義詢輔臣張孚敬令與夏言議言撰禘義一篇獻之大意謂自漢以下譜牒難稽欲如虞夏之禘黃帝商周之禘帝嚳不能盡合謹推明古禮采酌先儒精微之論宜爲虛位以祀上深然之會中允廖道南謂朱氏爲顓頊裔請以太祖實錄爲據禘顓頊遂以道南並言疏俱下禮

高會官詳議議者皆謂稱虛位則茫昧無據尊顯頊則世遠難稽高皇帝既正始祖之位當禘德祖爲正上意主虛位令再議而言復抗論禘德祖有四可疑且言今所定太祖爲太廟中之始祖非王者立始祖廟之始祖上竝下其章諸臣乃請設虛位以禘皇初祖南向奉太祖配西向禮臣因言大禮既歲舉大禘請三歲一行庶疏數適宜上自爲文告皇祖定丙辛歲一行敕禮部具儀擇日至是行之 復以王時中爲兵部尙書 五月壬子始祀皇地祇于方澤名其壇殿曰皇祇室 是月以夏春不雨命順天府祈禱竝敕羣臣修省三日 六

月丁巳雷震德勝門癸亥雷震午門諭羣臣修省三日

仍御製祝文行露告禮于殿陛

陔異實錄作癸丑乃五月之晦又其事記于丁

巳之後誤也明史五行志作癸亥三編亦據書于是年六月

閏月戊子免山東濟

南等府被火稅糧 己丑詔求開國功臣常遇春李文

忠湯和鄧愈後襲封時劉基裔孫瑜已襲處州衛指揮

使吏部上其名竝命起送至京 革填守浙江兩廣湖

廣福建及獨石萬全永甯填守中官時上以次裁革填

守太監于是給事中張潤身劾奏填守鎮江等處太監

鄧文等及分守獨石等處田霖等凡七人遂有是命

庚寅都察院慝事監生詹啓初奏吏部侍郎徐縉徇私

納賄事上以糾察所歷衙門奸弊乃歷事監生之本職
宜行都察院從公勘實以聞都察院汪鉉等具上其欺
罔狀得旨擬罪至是啓復發緝通賄事詞連員外吳道
南郎中伍餘福等竝下都察院會有人投牘于大學士
張孚敬之門孚敬發之乃緝行賄于孚敬者遂封奏之
上怒諭廠衛密訪會官廷鞫于是法司問成緝賄孚敬
事而以啓挾私妄訐宜竝擬罪上先入孚敬言不許降
調道南餘福俱外任而貰啓勿論 丙申陝西西安等
府大旱總制尙書王瓊請發倉粟庫銀振之竝免被災
州縣夏稅 乙巳彗星見于東井芒長尺餘指西南庚

戊彗掃軒轅第一星芒漸長至翼長七尺餘東北掃天
罇入太微垣久之始斂 辛亥敕羣臣修省以來月二
日爲始俱青衣視事至沒而止是時彗見凡二十四日
是月前少傅大學士謝遷卒年八十有三謚文正

秋七月癸丑上以陝西旱甚益發帑金三十萬遣侍郎
葉相往振之 戊午張孚敬罷詹事夏言恃上眷數以
事訐孚敬孚敬銜之未有以發會行人司正薛侃上疏
言祖宗分封子弟必留一人京師司香有事居守或代
行祭享列聖相承莫之或改自正德間逆瑾懷貳始悉
令就封乞稽舊典擇親藩賢者居京師慎選正人輔導

以待它日皇嗣之生此宗社大計屬稿定以示太常卿彭澤澤與侃及言皆同年生而澤附孚敬知孚敬方欲傾言因默計上方祈嗣侃所言觸上諱必興大獄誣言同謀可禍也給侃稿示孚敬因報侃曰張公甚稱善此國家大事當從中贊之與爲期趣之上孚敬乃先錄侃稟以進謂出于言請勿先發以待疏至上許之及侃疏上上果震怒下獄廷鞫究交通主使者拷掠備至侃獨自承累日獄不具澤挑使引言侃瞋目曰疏我自具趣我上者爾也爾謂張少傅許助之言何預都御史汪鉉欲坐言主使言拍案大罵幾欲歐之給事中孫應奎曹

汴乃揖手敬令迴避乎敬怒遂疏聞詔下言竝應奎汴
于獄命郭勛翟變及司禮中官會廷臣推鞫再三侃疏
實出己意澤誣以言所引皆無證上乃釋言等出乎敬
密疏二示廷臣斥其忤罔于是上頗不直乎敬會御史

譚繼端廷赦唐愈賢交章劾之乃聽致仕侃黜爲民澤

論戍獨貰言勿問

攷異事見明史張璠及薛侃傳三編
據之惟當侃廷辨時孫應奎曹汴揖

乎敬令避證之實錄蓋避夏言也時在鉉欲坐言主使
言大詈罵幾欲歐之故應奎等揖乎敬告以歐鉉將竝
及乎敬也明史侃傳脫此數語上下文
氣不屬今據實錄叙入乎敬致仕下

辛巳鄭王厚

烷獻白雀二上命薦之宗廟獻之兩宮傳示廷臣多有

獻白雀頌賦者 是月召方獻夫還獻夫疏辭舉梁材

汪鉉王廷相自代不允遣行人蔡翬趣之 八月癸未

上親祀夜明于夕月壇 丁酉免揚州淮安旱蝗稅糧

戊戌謫前吏部郎中夏良勝于極邊衛充軍初良勝

既黜爲民乃撮其部中章奏名曰銓司存稿凡議禮諸

疏具在爲讐家所發凡兩下獄三年不決至是御史秦

武始具以進法司會錦衣衛論杖當贖上以爲輕特旨

謫戍遼東三萬衛踰五年卒于戍所隆慶初贈太常卿

辛丑改安陸州曰承天府先是有請建京師于安陸

者下禮部議以京師之建于典禮無據太祖發祥濠州

改州爲府核之安陸事體相同宜升爲府治上乃更定

府名又設鍾祥縣爲府治 甲辰總制三邊王瓊等奏

甘露降于固原上之命薦之內殿獻兩宮 乙巳免山

西太原等府旱災稅糧 九月丙辰罷南京郊祀初上

命修輯郊社諸壇未成南京太常寺卿黃芳等言天地

社稷山川旣統祀于京師其在南京者可弗舉也若有

時祭告及災變修理等事因事行之亦非常祭之比宜

祭告孝陵及山川諸神不必備物酒醴脯醢而已上以

爲然遂罷之 乙丑修葺西苑宮殿成特設成祖位祭

之先是上率閣臣尙書及侍郎夏言等同往西苑視工

遂御幽風亭召羣臣親觀收穫因諭曰西苑乃我文祖

臨御之地宜設位致祭其令禮部具儀擇日以聞至是行之祭畢行落成禮宴羣臣于西苑 丙寅以禮部尙書李時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初張孚敬桂萼在閣與費宏楊一清等相傾軋不已萼先卒孚敬尋罷翟變獨秉政者兩月至是時入二人皆遜順無齟齬政府稍甯 壬申御無逸殿命閣臣進講無逸及幽風七月篇武定侯郭勛及九卿翰林俱侍講講畢宴儒臣于幽風亭 是月戶部尙書梁材以憂去改刑部尙書許讚代之又改兵尙王時中于刑部 以夏言爲禮部尙書代李時也時士大夫多惡張孚敬恃言抗之言旣以開敏

結主知又折節士大夫得聲譽朝廷制作一出于言閣
 臣取充位而已 手敕召王瓊還以主吏部乏人也先
 是葉相奉詔督陝西振事已而有疾上召閣臣翟夔李
 時于西苑問誰可代相者時舉劉天和夔舉徐瓚上曰
 唐龍何如皆頓首曰善已復諭曰吏部事重龍既去朕
 欲用王瓊為吏部尚書即以龍代瓊為總制何如復頓
 首曰善遂陞龍為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總制陝西三
 邊兼理振事編撰明史本紀系葉相振陝西于七月三
 也證之實錄則龍始以吏部侍郎往及上欲召王瓊還
 乃陞龍尚書代之相之引疾龍之奉詔皆非同月事今
 摺實錄分書之七卿表系王瓊任吏部于十二月蓋以
 九月召十二月至京視事也今茲彙記于授龍總制之

下 冬十月甲申詔罷改遷陵寢之議是時議遷顯陵者數輩至有謂上震位久虛歸咎于陵寢者上令廷臣會議尙書夏言力陳其不可且請自後有妄議遷陵者罪之會有湖廣聽選官黃惟臣等數奏遷陵上廉得其情有所希冀乃命錦衣衛逮送法司拷訊自是議始息

乙酉寇犯大同以六萬餘騎驟至應朔二州告急詔填巡守官悉力禦之 是月帝社帝稷壇成初上欲建雩壇于南城旣以南城乃游觀之地非祭天所宜因欲于奉天殿丹陛上行大雩禮尙書夏言言按左傳龍見而雩盖已月萬物始盛待雨而大故祭天爲百穀所膏

雨也月令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以祈穀實通典曰巳月雩五方上帝其壇名雩祭于南郊之傍先臣邱澹亦謂天子于郊天之外別爲壇以祈雨澹意蓋欲于郊傍擇地爲雩壇孟夏後行禮臣以爲孟春旣祈穀矣苟自二月至四月雨暘時若則大雩之祭可遣官攝行如雨澤愆期則陛下躬行禱祀從之至是建崇雩壇于圜丘壇外泰元門之東爲制一成歲旱則禱奉太祖配 十一月甲寅祀天于南郊之園丘 丙辰中允廖道南請更定庶制先是上諭閣臣李時等以宗庶之制父子兄弟同處一堂于禮非宜

太宗以下皆宜立專廟南向尙書夏言奏太廟兩傍隙地無幾宗廟重祀始謀宜慎未報至是道南言太宗以下宜各建特廟于兩廡之地有都宮以統廟不必各爲門垣有夾室以藏主不必更爲寢廟第使列聖各得全其所尊皇上躬行禮于太祖之廟餘遣親臣代獻如古諸侯助祭之禮上悅命會議言等言太廟地勢有限恐不能容小其規模又不合古禮且使各廟旣成陛下徧歷羣廟非但筋力不逮而日力亦有不給若以代獻而言古諸侯多同姓之臣今陪祀執事者可擬古諸侯之助祭者乎先臣邱濬謂宜間日祭一廟歷十四日而徧

此蓋無所處而強爲之說耳若以九席一堂嫌于混同請以木爲黃屋如席廷之制依席數設之又設帷幄于其中亦足以展專尊之敬矣議上不報 戊辰免陝西被災秋糧 丁丑召張孚敬復入閣時夏言益用事李

時翟變在閣未幾方獻夫復入孚敬亦不能專恣如曩

時矣

國朝召孚敬在是年冬月還朝在明年三月今據明史本紀

是月召原任左

都御史王憲爲兵部尙書代王時中也 十二月戊子

下監察御史喻希禮石金于錦衣衛獄時上方修醮所嗣設壇于欽安殿令文武大臣日輪一員進香行禮後二日上親詣壇行禮尙書夏言等請照例遣官不許于

是禮部侍郎顧鼎臣湛若水皆以爲言不報至是希禮
上言陛下祈嗣禮成瑞雪遂降臣以爲召和致祥不盡
于此往者大赦今歲免刑臣民盡沾惠澤獨議禮議獄
得罪諸臣遠戍邊徼乞量移近地或特賜赦免和氣薰
蒸前星目耀上大怒曰謂朕罪諸臣致遲嗣續耶所司
參議以聞議未上金亦言陛下一日萬幾經理勞瘁何
若中涵太虛物來順應凡人才之用舍政事之敷施始
以九卿之詳度繼以內閣之咨謀其弗協于中者付諸
臺諫之公論陛下恭默凝神挈其綱領使精神內蘊根
本純固則百斯男之慶自不期而至王守仁首平逆藩

繼靖巨寇乃因疑謗泯其前勞大禮大獄諸臣久膺流
竄困鬱既久物故已多望錄守仁功寬諸臣罪則太和
之氣塞宇宙問矣上不悅曰金欲朕勿御萬幾卽古奸
臣導其君不親政之意其并察奏夏言等言二人無他
腸上益怒下二人詔獄而實言等陳狀伏罪乃宥之二
人並謫戍邊衛 丁酉禘享太廟是時罷歲除之祭以
冬季中旬行大禘禮設德祖位于太廟正中南向懿祖
而下以次東西向 是冬溥沱河決巡按御史傅漢臣
言溥沱流經大名故所築二堤衝敗宜修復如舊乃命
撫按官會議其明年敕太僕卿何棟往治之棟言河發

渾源州會諸山之水東趨真定由晉州紫城口之南入甯晉泊會衛河入海此故道也晉州西高南下因衝紫城東溢而東鹿深州諸處遂爲巨浸今宜起藁城張村至晉州故堤築十八里高三丈廣十之植椿榆諸樹乃濬河身三十餘里導之南行使歸故道則順天真保諸郡水患俱平矣又用郎中徐元祉言于真定濬滹沱河以保城池又導東鹿武強河間獻縣諸水循滹沱以出皆從之自後數十年水頗戢無大害

十一年春正月己巳免四川被災稅糧 辛未祈穀于圜丘上旣罷二祖竝配之制尋親製祭文更定儀注改

用驚蟄節禮視大祀少殺不設從壇不燔柴著爲定式
至是將行會上躬有疾乃命武定侯郭勛攝事于是給
事中葉洪言祈穀大報名雖不同其爲郊一也祖宗以
來無不親郊成化宏治間或有他故甯展至三月不宜
攝行已而主事趙文華亦言勛武臣不宜代祭疏入奪
文華俸五月 甲戌振保定河間饑 二月庚辰朔上
疾有瘳始視朝先是武定侯郭勛以上體已平請于顯
靈宮建醮祝釐上嘉其忠愛許之于是閣臣李時等以
聖嗣未降請上自製祝文遣廷臣詣岳鎮名山祈禱上
命武定侯郭勛等詣地祇壇行禮仍望祭天下山川復

擇日卜筮于太廟 戊戌免湖廣武昌等十二府旱灾
稅糧 三月癸亥寇犯延綏先是小王子求通貢未得

朝命遽擁十萬騎入寇總制唐龍欲從其請上怒其桀
驁不許命兵部亟議往勦時兵部尙書王憲等集廷議

上平戎十一事詔依擬行之 戊辰賜林大欽等進士

及第出身有差 夏四月辛卯續封開國功臣常遇春

李文忠鄧愈湯和後皆爲侯 致異據實錄遇春後封懷遠侯文忠後封臨淮侯愈

後封定遠侯和後封靈璧侯于是開平岐陽南河東陝四王皆延世緒又遇春八世孫世振文忠七世孫性愈

六世孫繼坤和六世孫紹宗皆見明史功臣表中 癸巳太白晝見 是月諭

吏部用人兼取三途自進士外如有舉人歲貢才能卓

異者皆行取以備科道官之選新進士授職者皆遵舊制習知民事俟有年勞始如例行取選用著爲令 五月戊午夏至祀皇地祇于方澤遣武定侯郭勛攝事二郊之攝自此始也 丙子方獻夫入閣先是獻夫被召潛入廣州之西樵山以疾固辭使命再至乃就道至是命以吏部尙書兼武英殿大學士預機務 六月壬午免順天河間保定等府被災秋糧竝發太倉庫銀二千兩振之 甲申封故誠意伯劉基九世孫瑜爲誠意伯予誥券世襲 秋七月戊辰免南直隸應天太平等府被災夏稅 是月遣工部郎中徐元祉往振河間保定

元祉因上言地方之災由于河患河本以洩水今反下
壅淀本以瀦水今反上溢故畿輔常苦水順天利害相
半真定利多于害保定害多于利河間全受其害弘正
間嘗築長堤排決口旋即潰敗今惟疏濬可施其策凡
六一濬本河俾河身寬遠九河自山西來者南合滹沱
而不侵真定詣郡北合白溝而不侵保定詣郡此第一
議也一濬支河令九河之流經大清河從紫城口入經
文都村從涅槃口入經白洋淀從蘭家口入經章哥窪
從楊村河入直遂以納細流水力分矣一濬決河九河
安流時本支二河可受遇漲則岸口四衝宜每衝量存

一口復濬令合成一渠以殺湍急備淫溢一濬淀河令淀淀相通達于本支二河使下有所洩一濬淤河九河東逝悉由故道高者下下者通占據曲防者抵罪一濬下河九河一出青縣一出丁字沽二流相匝于苑家口故施工必自苑家口始漸有成效然後次第舉行庶減諸郡水害上嘉納之吏部尙書王瓊卒瓊之召長吏部也南京御史馬敷等十人力詆爲先朝遺奸上大怒下敷等詔獄慰諭瓊至是卒贈太師謚恭襄當正嘉間瓊與彭澤竝有才畧中傷不已亦迭爲進退而瓊險忮公論尤不孛然在本兵時功多而其督三邊也人以比

楊一清云初方獻夫去上虛吏部以待者一年洎獻夫
初辭不赴乃召瓊瓊病會獻夫入閣上令署吏部至是
瓊卒乃詔獻夫以內閣掌部事 八月己卯彗星見東
井芒長丈餘東北行歷天津掃太微垣及角宿天門漸
長至丈餘凡一百十有五日乃滅 戊子以星變敕羣
臣修省禮部請敕百官素服辦事三日仍通行九卿六
科十三道條時政得失以聞 攷異明史本紀書是月戊
子據下詔修省之日也證
之明史五行志及實錄
彗星見己卯今分書之 甲午歷代帝王廣成上躬祭
于廟 辛丑張孚敬罷先是上以星變心疑大臣擅政
孚敬因求罷猶慰留之至是給事中魏良弼引古占書

言彗晨見東方君臣爭明彗字出井姦臣在側因劾孚敬專橫竊威福致妖星示異亟宜罷黜孚敬疏辨言良弼以濫舉京營官奪俸由臣擬旨遂挾私報復坐臣專權夫臣爲皇上守法顧來專權之毀而人之曲法媚人者乃獲稱情之譽臣恐自是劾忠無地矣于是給事中秦鰲劾孚敬強辨飾奸言官論列輒文致其罪擬旨不密引以自歸明示中外若天子權在其掌握臣愚以爲不去孚敬天意終不可得而回也上是鰲言令孚敬陳狀遂准致仕去尙書李時請給廩隸敕書不許再請乃聽馳傳歸是月河決魚臺總督河道御史戴時宗請

委魚臺爲受水之地言河東北岸與運道鄰惟西南流者一由孫家渡出壽州一由渦河口出懷遠一由趙皮寨出桃源一由梁靖口出徐州小浮橋往年四道俱塞全河南奔故豐沛曹單魚臺以次受害今患獨鍾于魚臺宜棄以受水因而道之使入昭陽湖過新開河出留城金溝境山乃易爲力至塞河四道惟渦河經祖陵未敢輕舉其三支河頗存故迹宜乘魚臺壅塞令開封河夫捲埽填堤逼使河水分派則魚臺水勢漸減俟水落畢工并前三河共爲四道以分洩之河患可已詔下工部會廷臣議之 九月丁巳振陝西饑 侍讀學士吳

惠郭維藩進講經筵既退上諭輔臣李時等曰惠言省無益之費停得已之役維藩言去操切更張之弊務淳厚寬大之體者云何卿等可以朕意問之可補救時宜者令條列以對于是惠疏言方今民窮財竭而宮殿興作不已采木燒磚大爲川廣蘇松之患此宜停罷各省歲辦物料敕有司准以折色解京從宜置辦毋使民困于徵解之苦此宜節省且自鹽法沮壞糧草改折諸邊積貯空虛宜減價惠商疏通餘鹽其輸邊糧草可仍復本色以爲足國經久之計維藩疏言今士風漸漓一切好更張以取聲譽以譎張爲變通安靜爲迂腐嚴急爲

才幹寬厚爲無能好惡任情不以爲恥此則俗薄而政
靡非細故也宜申飭臣工崇本實修職業毋徇操切之
論求人過甚立法太嚴以養成渇厚寬大之體且請復
庶吉士之選以育人才停選貢之條以疏壅滯疏入俱
報聞二臣頗有所指切上亦不罪也 庚申上以星變
召見輔臣李時等于文華西室諭以引咎修省之意因
從容語及人才上曰過猶不及時等乃退而條三事上
之一曰務安靜所謂安靜者非無所事事也虞廷之上
不廢都兪方今議事之臣倘如聖諭中正可行者有何
不可惟其用心過當務求勝人言利未必可與言弊未

必可革至使在職者搖奪奉行者觀望一旦事出倉猝靡所適從爲害非細宜敕羣僚遵守舊章各安職守勿過論以爲高勿趨利以干進則政本清而天下之治成矣二曰惜人才惟天地無棄物聖人無棄人要在包容教育以適于用耳近日謫降諸臣有生于朴忠發于狂直者跡雖難宥情有可原宜舍短取長敕吏部量加甄錄責以後效則人無棄才而政事畢舉矣三曰慎刑獄刑獄出入民命攸關近日刑官不守律例任意出入欲遠嫌疑而以深刻自明承望風旨而以鍛煉求合事干證佐沈滯經年展轉駁查求其罅隙或罪本不大而重

泰兩請或事實無干而羅織逮繫至于外省問刑衙門
箠楚任其喜怒冤抑至于垂亾傷和召灾莫此爲甚乞
敕法司痛革前弊當平反者勿以輕出爲嫌涉觀望者
止照律例議擬衆證明白不必駁查勘報稽遲指名參
究如此則欽恤之仁達于窮巷而灾沴可弭矣疏入上
嘉納之 丁卯免廬鳳淮揚四府滁和徐三州被灾稅
糧 是月以汪鉉爲吏部尙書加太子太保都給事中
魏良弼劾鉉貪恣邪佞不宜處以銓衡重任工科給事
中葉洪亦乞罷鉉上方嚮用鉉于是良弼洪俱各奪俸
半年召前都御史聶賢爲工部尙書巡撫順天副都御

史王大用爲右都御史 冬十月甲申復考選庶吉士
例先是大學士方獻夫言館職缺員請下兩京科道部
屬推補大學士李時以舉薦未必公宜如考選庶吉士
例凡各衙門所舉者臣等會同吏部試之內閣報可尋
諭于新進士未選者自年三十五以下悉令就試時等
選取進士錢亮等凡二十一人以聞上閱卷彌封姓名
疑有私遂報罷已而編修程文德疏請試于文華殿上
自裁定上曰朕旣委之輔臣及吏禮二部又何以親臨
爲復命時等覆考得進士呂懷等二十一人奏改翰林
院庶吉士從之自張璠建議諸庶吉士皆除部屬知縣

遂停考選庶吉士例至是始一行之 下翰林院編修
遂甯楊名于詔獄先是名以星變應詔陳言謂上喜怒
失中用舍不當語甚切直上銜之而荅旨褒其納忠令
盡言無隱至是名再上疏言吏部諸曹之首尙書百官
之表而汪鉉小人之尤也武定侯郭勛奸回險譎太常
卿陳道瀛金贊仁粗鄙酣淫數人者羣情皆曰不當用
而陛下用之是偏于喜也諸臣建言觸忤者心實可原
大學士李時以愛惜人才爲請卽荷嘉納而吏部不爲
題覆以虛文塞責夫此得罪諸臣羣情以爲當宥而陛
下不終宥是偏于怒也真人邵元節猥以末術過蒙采

聽嘗令設醮內府且命左右大臣奔走供事遂至不肖之徒有昏夜乞哀出其門者書之史冊後世其將謂何凡此皆聖心之稍有所偏者故臣敢抒其狂愚疏入上震怒立命錦衣衛執送鎮撫司拷訊鉉疏辨謂名乃楊廷和鄉人妄思報復故攻及臣臣蒙上簡用欲一振舉朝廷之法而議者輒病臣操切且內閣大臣率務和同植黨固位故名敢欺肆至此上深入其言益怒命所司窮詰主使名數瀕于死無所承言曾以疏草示同年生程文德乃竝文德下獄侍郎黃宗明等數救之先後皆下獄法司再擬名罪皆不當上指特詔謫戍邊衛文德

降邊方襍職宗明亦調外任

國朝明史本紀系之十月甲申據實錄楊各下獄之

月日也三編系之八月彗星見東井之月類記之耳蓋之實錄各兩上疏皆在十月一戊寅一甲申故明書及

通紀皆書之十月今並記于甲申下 丙戌免山東七十九州縣被灾稅

糧 戊子太白晝見 辛卯免河南歸德祥符等八十

五州縣被灾稅糧 丙申御史郭宏化以星變上疏言

按天文志井居東方其宿爲水邇者彗出于井必土木

繁興所致臣聞四川湖廣貴州之采大木者江西浙江

之采雜木者勞頓萬狀而應天蘇松常鎮五府又以成

造大輒民間耗費不貲而窯戶之逃竄者多矣至于廣

東以珠池之役激窮民爲盜凡此皆上千天和召星變

也請停不急之工罷采木采珠之役則彗滅而前星曜矣章下戶部尙書許讚等言近以工興采木燒造之役半天下且五年間凡三采珠物力易殫民困日深宏化言宜聽上怒曰采珠舊例非朕所增若以前星之曜爲言則朕未立嗣豈以采珠致耶因詰責讚等附和黜宏化爲民詔吏部錮勿用 南京巡按御史松江馮恩上言彗星之見變不虛生人召之也欲舉時政之得失而更張之不若舉臣工之邪正而進退之因言大學士李時小心謙抑應變非長翟變附勢持祿遇事模稜戶部尙書許讚雖乏剴斷之才尙無不經之費禮部尙書夏

言多蓄之學不羈之才駕馭任之庶幾救時宰相兵部
尙書王憲剛直不屈通達有爲刑部尙書王時中進退
昧幾委靡不振工部尙書趙璜廉介自持制節謹度次
及六部侍郎皆有評論而極論大學士張孚敬方獻夫
都御史汪鉉三人之奸以孚敬爲根本之彗鉉爲腹心
之彗獻夫爲門庭之彗三彗不去百官不和庶政不平
雖欲弭災不可得矣疏入上大怒立命錦衣官校扭械
來京疏畧馬恩上疏與楊名同月皆據實錄日分其實
實錄據其奏恩之上疏在楊前其時未知張孚敬罷故首論之
至之月日耳 已亥免山西石澤沁絳等二十州縣被
灾稅糧竝以河東鹽銀二萬兩振之 是月改工部尙

書聶賢爲左都御史王大用巡撫右都御史如故 十
一月甲寅巡撫四川都御史宋滄獻白兔上好文飾太
平而彗星連月不滅雖循故事赦羣臣言時政然實不
樂聞讜言自楊名馮恩以言事下獄而南京副都御史
萬鏗復應詔陳事勸上黜虛文崇實政亦大怒黜爲民
于是滄希旨獻白兔詭稱祥瑞上喜廷臣表賀 庚申
祀天于南郊之圜丘 是月改南京戶部尙書秦金爲
工部尙書 十二月乙亥免畿內河間真定等府被災
稅糧 辛巳褫侍讀學士郭維藩職時羣臣表賀白兔
皆有詩歌賦頌上優荅焉維藩以獻賦忤旨遂論黜

己亥免山西蒲解二州被灾秋糧仍以河東鹽銀一萬兩及儲庫事例銀振之被灾稅糧證之實錄則乙亥也
又明史稿十二月乙亥振山西饑證之實錄則乙亥也
己亥也蓋己乙二字皆因形近而誤今竝刊改